

# 诚信招牌，千金难买

■高路

杭州滨江一家面馆关门了，老板打了900多个电话请大家来退卡退钱。

如今这么实诚的老板不多见了。面对屡屡被骗的待遇，很多人已经习以为常，上当多了也就麻木了，骗了也就骗了，就当遇人不淑。

当然这种事的出现首先得怪商家无良，其次监管不力也是原因，被骗的那么多，被追回的又有几个，光靠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既然违法没有成本，就不可能用道德来约束这种行为。要说真有诚信危机，也是在骗、被

骗、投诉无门、不了了之这样的过程中一点点倒掉的。

会员是一种家庭式服务理念的延伸，但现在的会员享受的是普通人的服务，冒的却是当冤大头的风险，店说没就没了，今天还在办卡，明天人就消失了，甚至店已经关了，会员卡还在接着办，搞得现在人人自危，一听办会员卡，下意识地捂紧口袋。

这家面店老板也这样的话，好处在于，能卷一笔钱走人，坏处在于，你得从这个地方消失，要不然就得面临信誉破产的风险。对于一些人来说，消失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他可不在乎在哪个地方倒掉自己的信誉。

而那些真正把顾客当回事的，哪怕只是随便开家店也会受到追捧。比如这家面馆老板要是换个地方开店，我想他只要吭一声，就不愁没有顾客，那些个开到哪顾客跟到哪的面馆、小吃铺，之所以顾客生死相随，可不仅仅是习惯的问题，说到底是对诚信的认同，对一贯善待顾客的行为的认同。这种认同又岂止是退掉的一万多块钱能买得来的。河北保定市80后大学毕业生刘洪安自主创业开早点摊，自备“验油勺”炸“良心油条”，自称“卖的不是油条，是生活”的独特经营方式，被网友称为“良心油条哥”。这么做的坏处是每天倒掉的油够他卖很多油条了，好处是他的油条比别人贵一元钱

商流却不降反增，刘洪安的“良心油条”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牌子，以后他卖包子可以比别人贵一点，甚至卖稀饭都能比别人贵一点，你说哪一个更划算一点？

当诚信遭遇危机的时候，诚信就会成为最大的商机。千金散尽还复来，诚信就有这样的魔力。诚信其实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，有更高的溢价，是更高效更可靠的交易方式，也是变现能力最强的交易方式。虽然解决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是个复杂的问题，但对个人来说，这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，非黑即白，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社会，一边做着缺德的事，一边嘲笑社会的不诚信。

## 老父告女，“常回家看看”那么难？

■文/言者 图/春鸣

76岁的郭老汉近日将三个女儿告到通州法院，称自己身患重病，要求女儿每人每月支付500元赡养费。据称，老人其实退休工资较高，并不缺钱，也没啥病，打官司只是因生活孤独，想借机跟女儿们见见面，说说话。经法院调解，最终三个女儿承诺以后常回家看看老父亲。

在传统语境中，老无所依就是缺衣少穿、无儿女赡养，但在现实中，有儿有女，不缺吃穿，老人照样孤苦无依，于是有老人使出种种“苦肉计”，以引起儿女关注。就如郭姓老人谎报称病，将三女儿告上法庭，为的只是想多与女儿们见见面。



“常回家看看”入法时曾引起舆论争议，许多人都认为此条款执行难。而今看来，若想法规不能成为一纸空文，除了道德教化，让孝道深入儿女的观念，同时，也有必要完善细化法规条款，令其入法也入心。

## 拆“百年小学”，蠢不蠢

■杨杰

为给招商引资的中央商务区让地，新学期刚刚开始，兰州一所百年小学就要拆迁，同样拆迁的还有体育馆、少年宫等城市短缺公共设施。对此，师生落泪，家长不解。所幸，舆论之下，当地政府收回成命，紧急叫停。

坐落在兰州城关区的兰园小学，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学校。拆百年小学，很蠢！而拆百年小学是因为要给招商引资的中央商务区让地，则是蠢上加蠢。

说拆百年小学很蠢，是因为这所百年小学是甘肃省最悠久的学校之一，其前身是清光绪年间创立的“采兰经舍”，1902年更名为“采兰小学”，1950年更名为“兰园小学”。百年小学的历史，从一定意义上，是重视教育的历史，是教育进步的历史，百年小学已经成为一张城市名片。正如有教师所说，“优先发展教育和学生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，如果把一个百年老校都铲平了，还谈什么城市品位和进步？”

近10年间，百年小学所在的城

关区，新增学校只有两三所，而减少的学校却达十多所。据调查，城关区教育资源严重不足，现有中小学远远满足不了需求，其中30%的中小学，人均占地面积不到5平方米，按照现行国家和省上标准，尚缺小学26所，初中8所。在这种语境下，拆百年小学，显然是捡了芝麻，丢了西瓜。

教育是百年大计。在教育资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，地方政府为眼前的经济发展而丢弃教育这个百年大计，让人心痛。对此，教师有意见，学生有意见，家长有意见。地方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，自然大打折扣。这种只要眼前政绩，不要学生未来，不要国家未来，不要百年大计的做法，完全是一种短视行为，说其蠢上加蠢，一点也不过分。

难道地方政府不知道对于拆百年小学，给招商引资的中央商务区让地的做法很愚蠢吗？应该说是知道的。然而，现实生活中，当眼前的经济发展可以“一俊遮百丑”，官员的升迁与所谓的发展政绩紧密相连，甚至成为唯一的考核指标时，只要经济而忽视生态，忽视环保，甚至忽视教育、忽视民生就不奇怪了，就成了一些官员的选择。

## 暴雨夺命，社会和个体都需反思

■牛日成

报载，8月30日深圳一场特大暴雨导致多处积水，2人死亡。其中，一名童姓女子驾车途经南山区一个涵洞时被洪水围困，最终没能自救，也得不到及时救援，在车内溺亡。

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因这样的意外离去令人唏嘘，其细节更让人伤感。当日凌晨4时40分被洪水困在车中半小时内，她先后打了三个电话呼救：“水漫到膝盖了”，“水已经到脖子了”，“你们怎么还没到？”按南山区说法，4时59分首批救援人员赶到现场，但因“水实在太急”而束手无策。随后请求打捞队、蛙人支援，待到蛙人来到已是数小时后的事。

这虽是悲剧个案，而且与其他类似悲剧一样，“降雨量太大”“水太急”等都可作为佐证救援难的客观理由，但救援措施乏力也是事实。据时间上估算，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，积水应还没漫过车顶，童女士仍未遇难，而面对车辆被淹这样并不算特别复杂的救援，先期到达的救援力量眼看着却无能为力。随后各方力量的调动，集聚也不够迅速，这至少说明城市洪涝应急救援反应能力的滞后与不足。

每一个生命都应得到足够的尊重。灾害救援必须分秒必争，容不得丝毫迟缓。悲剧再次警示我们，如何做到各类灾害应急机制灵活快速，确保救援措施及时有效，是值得反思和改善的问题。

同时，不能不追问我们的城市还有多少“夺命涵洞”？一个平常都在通行的涵洞，遇到下雨竟然积水深超过2米，其设计、维护是否有问题？安全防护上有没有做好危险警示的措施？今年6月初，

同样是涵洞，也同样是下雨，广州一名外来女工推单车经过一个涵洞时跌落暗渠死亡。虽然不同于汽车被淹，但救援及事故调查过程却暴露出拿不到涵洞设计图纸、不能确定权属和管养单位等疏漏问题，而且涵洞没有任何安全警示。

外表看我们的城市处处现代化，实则是处处有“陷阱”，一遇暴雨或特殊情况就会原形毕露。“涵洞夺命”只是城市“陷阱”的一种。近年全国各地城市内涝频发，淹死人悲剧一再重演，涵洞、低洼处等潜在危险地方应当作为灾害防护的重点之一。最起码，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是不可或缺的。广州市在隧道、立交桥等低洼处标注“涉水线”以提醒车辆雨天注意安全，就是个好做法。

追根溯源，一些城市建设项目只管建造起来而忽视安全标准和事故防范措施，埋下后患，这显然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行为。因而，相关法律法规有必要对城市低洼道路、涵洞等市政工程设计标准、危险警示标志设置作出更为严厉的规范，并且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承担，力求将各种夺命“陷阱”消灭在项目建设之前。

诚然，有些灾难不期而遇，我们期待救援的快效，同样也要个人学会自救。这次深圳童女士一步步呼救却没能尽最大的能力自救，我们为一个生命的无奈消逝惋惜，也为自救能力一定程度的缺乏而叹息。同类的悲剧其实也不鲜见。去年7月北京暴雨就发生过司机被困车内溺亡的悲剧，因此司机面对“水门关”如何自救一度引起社会的热议。悲剧如此相似，提醒更多人或应用一点心思去了解学习自救知识，乃至演练自救技能。保住性命，很多时候首先就是要靠自己。

# 广告